

美國慫恿越南反華將因小失大

董春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

美國重返亞洲，頻頻煽風點火，有意深化和利用中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的矛盾，借南海問題制約中國。其實美國很可能因此惹火上身、因小失大。

中越之間圍繞着領土主權與南海資源開發等問題的博弈已持續多年，小的衝突與摩擦時有發生，但通過雙方的外交努力，地區局勢並沒有出現大的升級，雙邊關係也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。5月2日，越南主動挑起事端，干擾中國企業在中國西沙群島近海的正常鑽探作業。中越在海上對抗中發生撞船事件，但雙方都有意管控危機，避免事件升級。而5月7日美國助理國務卿萊塞爾抵達越南訪問後，事態發展迅速改變。

有了美國官方明確表態「撐腰打氣」，越南不僅明顯提高了對抗中國的調門，召開記者會將事件大肆渲染炒作，煽動反華情緒，還「變本加厲」，先是加派船隻到現場騷擾，後變相縱容國內針對外資企業的大規模打砸搶燒活動，最終釀成了多名中國公民死傷的惡果。從中越的一個普通的外交糾紛升級到爆發流血衝突，美國因素的作用顯而易見。美國有意深化和利用中越矛盾，將其作為南海問題上制約中國的重要棋子，但很可能對美而言出現三種因小失大的情況。

因「小算計」而失了「大道義」

這一事件讓中國民眾看清了亞太「再平衡」戰略的真面目。美國政府總是不斷宣稱，亞太再平衡旨在分

享亞洲發展紅利，強化同盟體系，維護地區秩序，並非為了「遏制中國」。但在東海、南海問題上，美國頻頻煽風點火，激化矛盾，尋找再平衡的戰略抓手。亞太地區沒有因美國的戰略關注而更加和平穩定，反而因美國對地區熱點問題的介入和利用而變得危機四伏、動盪不安。亞太「再平衡」戰略實施之前，亞太地區基本穩定、地區一體化快速推進、新興經濟體不斷湧現，被譽為全球政治的重心和世界經濟的引擎。如今，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被打亂，地區國家矛盾叢生，這裡被很多學者稱為「最有可能使一戰重演的地區」。這種狀態是美國亞太「再平衡」所孜孜以求的結果麼？

因「小戰術」而失了「大戰略」

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，經濟發展緩慢、國際信譽受損、國家形象大打折扣，民眾的戰略信心也遭受重創。奧巴馬打着變革的旗號上台，力圖消除危機弊病，重振經濟實力。當時，歐元區危機持續、中東北非「革命」風起雲湧，唯有亞太繁榮穩定「一枝獨秀」。奧巴馬將關注點聚焦亞太，希望借助亞太、特別是中國的發展紅利推動國內經濟復甦，本是明智的發展戰略，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，美國對政治、軍事

領域的投入過多，對經濟發展的關注太少，平衡牽制中國的內容過多，促進美自身發展的成分太少，造成了戰略的「異化」。美國一系列挖牆腳、穿小鞋、扯後腿的小戰術屢屢奏效，但離最初的大戰略目標已越來越遠。

因「小棋子」而失了「大棋局」

中美之間本沒有任何主權爭議或是領土糾紛，但美國對中國周邊領土、海洋權益爭議問題的過分介入使中美關係蒙上了陰影。美國的亞太戰略本意是利用小國投棋布子，減輕國內軍費開支縮減的壓力，利用整合同盟體系，「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益」。然而，由於美國亞太「再平衡」戰略的方向感存在偏差，這一戰

略更多地被小國利用，成為其手中大國平衡的工具。第三方因素正日益成為制約中美關係發展的障礙。有的國家恃強無恐，在熱點問題上更加強硬，使矛盾激化，美國惹火上身，不得不被盟友的利益綁架。有的國家借助「中國威脅」在對美外交中提高要價，為自己牟利，美國若對此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」，其後果只能是被利用。



在美國撐腰下，越南主動挑起事端，干擾中國企業在南海的正常作業，引發雙方海上摩擦。

商界研究追討「佔中」損失

王庭聰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

「佔領中環」行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多番強調會以「愛與和平」佔領中環，表示「佔中」行動會像傳道一般，旨在喚起公民的反思和參與，拒絕任何暴力行為。然而，行動最終真的能夠以和平方式進行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且看最近泰國及烏克蘭的政局：泰國反對派長時間衝擊總理府及佔據市中心，爆發嚴重的暴力衝突，造成慘重經濟、人命損失，最後軍方更高調介入，實施宵禁，並接管政府，進一步令泰國極度依賴的旅遊業大受打擊；烏克蘭方面，示威者起初只在首都基輔佔領獨立廣場，可是最後卻發展到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，多月的政治動盪使烏克蘭經濟陷入困局，許多政府部門無錢發放工資，而烏克蘭東部更成為歐美與俄羅斯之間的政治角力場所，國家恢復正常秩序遙遙無期。泰國及烏克蘭的經驗，給香港的「佔領中環」發出警號，一旦出現類似示威佔領行動，最終均不能避免發生暴力衝突，屆時只會令社會出現動盪，甚至造成嚴重的性命及經濟損失。

事實上，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一切權力皆由中央政府給予，必須嚴格按照具有憲制性的基本法，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。人大常委會早於2007年定出普選時間表，只要香港社會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模式達成共識，就能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訂，以一人一票方式產生行政長官。這些安排均有充分的法理依據，其他手段爭取的普選均沒有法律約束力，而所謂「佔領中環」爭取所謂「真普選」更是違法違憲，實現普選就是要按照基本法規定，別無他法。

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，得悉有金融和工商機構考慮循民事訴訟，要求停止一切「佔領中環」活動，甚至向有關人士就一切因「佔中」所遭受的損失索償。特首的警告絕對是反映出香港商界及金融界的想法，香港八大商會在去年底發表的《香港工商界聯合聲明》中指出，「佔中」會破壞本港營商環境，影響金融及商貿運作，動搖企業投資信心，破壞營商環境，更可能構成衝突，對本港法治造成嚴重的衝擊，對本港的經濟損失更是無法估計。另外，筆者作為香港工商總會會長，亦知道商界正研究應對策略來保障自己，及一旦因「佔中」這違法行為而蒙受損失的追討行動。

說到底，特區政府必須依法辦事，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提出方案進行行政，一切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皆不可取，違論「佔領中環」等違法的極端行為。泰國及烏克蘭的政治亂局已清楚說明，普選不等於有良好管治，民主必須建基於良好法治及經濟的發展。



王庭聰

人口老化是香港一定得面對的問題。也因此，「全民退休保障」也在香港討論了許多年。香港有一派人盲目地支持「全民退休保障」計劃，以為只要一推行這項計劃，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，人口老化問題也就不存在了。香港也有一派人堅決地反對「全民退休保障」，他們認為所謂「全民退休保障」實際上就是加稅，要年輕、正在工作的人多交稅來支付老年人的生活費。而人越來越年輕，年輕人越來越少，以越來越少的年輕人養活越來越長壽的老年人是不可行的。

今日連發明「全民退休保障」計劃的西方國家也在設法改善這些計劃，很多年前，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「全民退休保障」計劃的問題不大；但是，今日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嚴重，「全民退休保障」計劃也面對危機，西方國家已先後採取行動，推遲可以領取退休保障的年齡，從55歲改為60歲，再改為65歲、67歲……

我認為，單靠強積金肯定不夠支付退休生活費，還得加上相當大筆的個人儲蓄。可是，個人儲蓄因人而異，肯定有些人的退休生活會比其他人差得多，有些人更因此要領取綜援。因此，我們也許應該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來看「全民退休保障」的問題。「全民退休保障」的最大問題是錢從何來？

西方國家幾乎全部採用向正在工作的人徵收退休稅金作為錢的來源。我認為另一個值得考慮的金錢來源是徵收消費稅，將徵收到的全部消費稅讓所有的老人平分。香港是個旅遊城市，香港人付消費稅，旅客也付部分消費稅，購物可以退稅，但住酒店、吃飯、乘車就不可以退稅。因此，旅客也在協助香港老人養老。

一向以來，香港人反對消費稅。但是，如果香港人知道，他們付的消費稅可以用來支付老人的生活費，讓老人過得更好的生活，相信反對以消費稅來支付「全民退休保障」計劃的人會比較少。這個方法的好處是，徵稅的對象不局限於正在工作的年輕人，而是一切正在消費的人，包括老人自己。因此，我們不必擔心年輕人越來越少，不足以負擔老人退休保障所需的錢。

徵收消費稅應對人口老化

曾淵滄 博士

政經多面體

政府就香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諮詢，提出兩個方案。分別是在2023年後，一是由內地輸入電力佔一半，兩成依然來自現時為本港供電的大亞灣核電站，三成購自南方電網，而剩下的一半用電就由本港發電。另一個方案是六成為本地天然氣發電，兩成同樣來自大亞灣，剩餘兩成來自本地燃煤或可再生能源發電。

內地有能力保證供港電力穩定

諮詢期間，反對的聲音主要是針對從內地電網購電，穩定性或有不足，擔心如果香港的電力供應出現不穩，會影響本港競爭力。發出此聲音的多是現階段香港的電力賣家，也就是香港的兩家發電公司，所以立場自然是反對的理由多。但是由全港市民的實際利益出發，其實主要非非是考慮兩個問題，第一、供電安全穩定及對本港環境影響較小的，而另一就是電價問題。

穩定的電力供應已是港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，現時兩間電力公司在這方面有數十年的良好紀錄，穩定性達99.999%，高於紐約及倫敦，市民對此保持充分信心。相反內地的電力提供穩定性，過去給人的印象並不好。但是內

港輿論：「佔中公投」搬龍門偽造民意

文平理

每周輿論動向

「佔領中環」為求催谷622「公投」，臨時在原來三個「公民提名」方案上增加一條新題目，並且在投票安排和勝負解讀上不斷搬龍門。輿論批評，「佔中」公然在「公投」上屢搬龍門，不但說明「公投」只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政治鬧劇，更暴露「佔中」對「公投」結果缺乏信心，才要不擇手段造假。輿論認為，「佔中公投」對於落實普選有百害無一利，溫和反對派不應糾纏於「公投」，應務實與中央商討政改。

《星島日報》社評認為「佔中公投」加料難掩氣虛，「佔中」發起人不惜偏離原本設計的程序，臨時「僭建加料」來提供額外選擇，同時打告急牌，希望發揮凝聚「泛民主派」支持者的作用。新加入供表決的議題，是如果政府方案不符「國際標準」讓選民有真正選擇，立法會應予否決。增設這個議題的背後盤算，是如果成功吸引眾多市民投票支持，就會形成一股力量，在日後立法會辯論政制發展方案時，對「泛民」議員產生牽制作用。不過，何謂「國際標準」，概念含糊空泛，整個「公投」議題偏向一方，暴露了其為「佔中」造勢多於反映民意的本質，愈來愈趨近一場簽名運動。至於十萬票的門檻，更是一個極度保險的虛招。「佔中」三子不肯明言是否不達這個目標就洗手不幹，只說道歉和「退修」，思考運動方向與個人角色，為自己留下很大的彈性餘地。至於為何是十萬票，三人沒有提出任何國際標準和理論基礎來支持這條分界線。」

「公投」加料難掩氣虛

《頭條日報》社評則指「公投」方案只有「A餐」必然冷淡，「這次『公投』安排，負面批評不絕於耳，是不爭的事實，原因是從多個普選特首方案中揀選三個的過程，先參考國際法律專家意見，但標準欠清晰，及後由二千五百名支持「佔中」者投票，結果推選『人力』、『學界』和『真普聯』三個方案，全部包含『公民提名』，其他溫和派方案均遭排諸門外，令到所謂『公投』，變成小圈子閉門造車，自編自導，卻要市民透過『公投』，給予認同。這種取態，與大部分市民欲落實普選的願望相違背，對於『公投』，三子中選一，其實等於無得揀。『佔中』三子打『開口牌』，以十萬人投票為『公投』的成敗指標，可能作最後努力，呼籲更多市民投票，也可能是為自己設定下台階。不過，由於這次『公投』引起社會極大的反彈，預料將難以吸引社會人士廣泛參與，出現反應冷淡的局面機會極大。」

《明報》分析文章則指「佔中」搬龍門加劇內部矛盾，「不論激進或溫和『泛民』，也有人認為新增一條問題，反令『民主派』內部再

現矛盾。前者擔心，若最終市民只就政改原則投票表態，不投票支持任何『公提』方案，會令溫和派解讀成市民不支持『公民提名』。至於溫和派亦有微言，若在政改方案表決時，棄權票多於『公提』方案得票，只會是『佔中』『意見接受、態度照舊』的局面。工聯會黃國健預計，『泛民』在解讀棄權票將陷入另一場無休止爭論。他認為『泛民』與其蹉跎歲月，『若再玩6.22，玩完後對議價能力無幫助』，不如『直接理給與中央傾。』

《頭條日報》署名文章批評，「『佔中商討日』、『公投日』，都由三名學者發起，抱有的想法好理想好崇高，他們好似效法希臘城邦式民主，辦幾場討論大會，理性討論，由比較積極的參與者選出三個可行方案，然後交由廣大群眾投票選擇。理想好高，但回到現實搞搞吓變味，在投票選方案時，規則訂得不好，遭到激進反對派突襲，可供市民選擇的三個方案，只剩下較激進的方案，較溫和的方案全部出局。……『佔中』三子見三個方案都比較激進，沒有選擇性，怕市民唔參與，形成唔到聲勢，於是加入棄權選擇。但有記者問，如果出現好多棄權票，是否反映選出的方案，也不是大多數市民支持的？他們的答案係唔會棄權票，總之得票最多的方案，就係市民支持的方案。『佔中』發起人戴耀廷補充，棄權票有多個詮釋，難以掌握投棄權票者的立場。即係話，投棄權票未必代表棄權。曲可以等如直，高見也。」

取消「佔中」共謀政改

《星島日報》分析文章指「佔中公投」只是一場政治鬧劇，「其實，『佔中三子』的言行都已經相當直白，意思就是無論如何，政改方案都一定要有『公民提名』元素，而且新增問題後，不難發現『佔中』運動有三大『邏輯』：一為否決所有沒有『公民提名』的方案，二為不接受沒有『公民提名』的方案，就是不合乎『國際標準』，立法會應該予以否決；三是即使大部分人支持投票日的三個方案，都不會影響他們推動包含『公提』的方案，『佔中』仍然會繼續進行。現時重看整個『佔中』運動的局面，出現了相當古怪現象，激進派逐步逼走『溫和民主派』，他們提出的溫和方案，亦在上次『大商討日』悉數被踢走，三選一變成『無得揀』或『爛揀』。『六.二二』投票時，無論是選哪一個方案，甚至三個方案都選不落地投下白票時，都不會影響局勢發展。」

《頭條日報》署名文章認為「佔中」已被激進派佔領，發起人不如取消「佔中」，「出師未捷宣佈失敗是痛苦的，但對『佔中』發起人而言，若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仍有熱情，容許『佔中』在『公投日』後因投票人數不足而宣告夭折，也許是下策中的上策。『佔中』從開始策劃到今天，在在反映發起人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失策，徒有熱情，但政治謀略和能量都不足，結果是運動遭激進派騎劫，事實是激進派會佔領『佔中』，早為應可預料的事，唯一令人較意外的發展是『佔中』被佔領得這麼早，這麼快。香港需要的是『溫和泛民主派』，『佔中』發起人對本地民主運動仍有熱情，實應放下身段，與『溫和民主派』商討如何重新整合，為民主發展下一步找出路，這才是上策！」

買內地電廉宜亦可靠可行

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

地多年來一直大力發展電力事業，已有長足的進步。尤其是內地充分利用幅員遼闊，可綜合利用多種能源的優勢，形成水電、核電、煤電、油電和氣電綜合供應的大電網，基本滿足市民生活用電和工業的大量用電。香港人往往還留在珠三角「開三停四」用電困境的印象中，其實那已是昨日黃花。

香港現時考慮購電來源的南方電網，目前服務內地2.3億人口。若在2023年開始購電，香港屆時需求亦只佔南網在2012年發電量的不足百分之二。香港700萬人的生活用電，相對廣東近億人的生活同業用電，這個數字只是滄海一粟。即使香港屆時一半用電來自南方電網，也不過只有350萬人的需求而已。

再看人口40幾萬的澳門，九成電力購自內地，穩定性達99.999%，水平還較香港更高。所以市民有這方面的顧慮是不必要的。況且，香港兩家供電公司尚有後備供電機制，萬一內地供電有意外亦可及時無間斷接續供電。以這個理由反對引入內地電，理由並不充分。其實，只要內地電網承諾供電，相信有能力有技術將可靠性達致接近百分之百。

出現「挾電要價」的機會不大

最後，最關鍵問題還是價格。無疑，若內地電貴過香港，那麼根本就無需考慮購買。相對而言，內地大電網的構成多元化，除了煤電、油電、氣電，還有廉宜的水電、核電，總體而言成本較低。而政府諮詢的方案二中，增加採用天然氣，那麼成本不斷增加是無可避免。政府長遠目標是完全淘汰燃煤發電，若過分依賴天然氣，不但分散風險的能力降低，何況天然氣價格只升不跌，頁岩氣短期遠水救不了近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香港兩家電力公司同政府又有利潤保障協議，天然氣成本價再貴都不怕買，可以將成本轉嫁，推貴電的將只是升斗市民。有人擔心，內地電網是否會在香港引入後「挾電要價」呢？根據東江水加價的經驗，事實上內地電是有加價的可能。但東江水只此一家，而從南網購入電量卻不超過香港總用電量的三分之一，香港與內地商談有自己的本錢。況且，香港也不缺談判高手，而官司打到中央，中央也不允許地方胡來。有人鼓譟電力有戰略價值，千萬不能被內地細鄉，這種言論明顯是惡化香港和內地的關係。事實上，廣東是將最好的水資源引到香港，比廣州、深圳的水質都好。香港可以喝東江水，電怎麼就不能買呢？